

# 張繼與勤工儉學

陳 三 井

- 一、前言
- 二、張繼的生平簡歷
- 三、張繼之迎拒社會主義
- 四、從「留法儉學會」到「華法教育會」  
——兼論洪誠舞弊案之處理
- 五、法國行——對勤工儉學的實地考察
- 六、挺身而出——參與華工請願
- 七、結語

## 一、前 言

張繼是個革命家，清末留日，早期追隨中山先生，從事革命工作，其一生對於革命事業的貢獻，論者已多，非本短文所欲贅述。

張繼留日期間，因受日人幸德秋水<sup>①</sup>等之影響，信仰無政府的社會主義，在東京與劉師培（申叔）共同發起「社會主義講習會」；其後赴歐，與創辦「新世紀」（Le Nouveau Siècle），倡導無政府主義的李煜瀛、吳敬恆遊，對無政府主義有更深之體認。民元後，追隨李、吳等人提倡勤工儉學，鼓勵學子赴法工讀，此亦無黨「互助論」的一種實踐。

<sup>①</sup> 幸德秋水原名幸德傳次郎，一八七一年生於日本高知縣。少年時代即參加自由民權運動。一八八七年因觸犯保安條例，被逐出東京，後師事於中江兆民，思想上大受其影響。一八九二年，任自由新聞、萬朝報等記者。一八九三年以後開始涉足社會主義運動。一九〇一年，與界利彥、安部磯雄、片山潛等組織日本社會民主黨，未幾即被禁止。一九〇五年赴美，思想逐漸傾向無政府主義，一九〇七年由美返國，在社會黨第二次大會中，高唱直接行動論，因而與主張議會主義的片山潛發生歧見終至分裂。一九一〇年五月廿五日，發生「大逆事件」，幸德被指為主謀，於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與同志十一名被處死刑。主要著作有二十世紀怪物帝國主義、社會主義神髓等。參閱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民國六十四年七月），頁二四八～九。

惟張繼與劉師培、李煜瀛、吳敬恆相較，其於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涵養，並非天才橫溢之理論大師，而毋寧是較重實踐的力行者。他對勤工儉學的發起與倡導，亦復力行多於言教。惜張繼本人所遺留之資料不多，致事蹟淹沒不彰。本文之作，旨在補「張溥泉先生全集」、「補篇」、「續篇」之不足，對其與勤工儉學的一段關係，做一較完整而有系統之研究。

## 二、張繼的生平簡歷

張繼<sup>②</sup>，字溥泉，先世山東，後遷河北滄縣。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八月三十一日（陰曆七月十八日）出生<sup>③</sup>。七歲入塾，十六歲就讀保定蓮池書院，從吳汝綸（摯甫）攻經史。十八歲隨日人中島裁之赴日本游學，次年以拳亂回國。旋復渡日入早稻田大學，攻政治經濟，除照例上課外，專在圖書館翻閱中江篤介等所譯之「法蘭西大革命」、「民約論」等書，革命思想勃然以興<sup>④</sup>。

張繼的革命歷程，頗為曲折，初入勵志會，繼與秦毓鎰等組青年會，一九〇一年與秦力山等創辦國民報月刊，昌言革命排滿；又組興亞會，主張中日同舉革命。二十一歲（一九〇二）始至橫濱識孫中山先生，又識章炳麟。同年，赴滬辦作新社，繼又返日。次年（一九〇三），以與鄒容剪留學生監督姚某髮辮，被逐回滬。與鄒容、章炳麟、章士釗等游，董理蘇報。及蘇報案發，改辦國民日日報以繼之。一九〇四年，赴長沙，任明德學堂西洋史教習。十月，黃興舉義失敗，同走滬，以萬福華刺王之春案被捕。出獄，赴日，任留學生會館總幹事。一九〇五年八月，同盟會成立，任司法部判事兼民報發行人及主編人。一九〇六年，遊巴達維亞、泗水、新加坡，旋北赴煙臺，冬末赴日。自清廷下詔預備立憲後，梁啟超等在日本東京組織政聞社，從事響應，聲勢甚盛，張繼到會，以日語厲聲斥「馬鹿」，又呼喊打，羣起響應，梁氏逃走，其勢瓦解<sup>⑤</sup>。

② 有關張繼的生平，主要請參閱徐文珊撰：張溥泉先生年譜（收於張溥泉先生全集及續編）；民國人物小傳第一冊（傳記文學雜誌社）；Howard L. Boorman (包華德)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 I, pp. 15-20.

③ 有關張繼的生日，徐文珊在「全集」及「續編」的年譜均作陰曆七月八日，此與張繼自撰回憶錄的七月十八日有出入（見全集頁二三〇），諒係校對之誤。「近代中國」雜誌社所舉辦之「張繼先生百年誕辰口述歷史座談會」及包華德所編之「民國名人辭典」，均採八月三十一日，即陰曆七月十八日。

④ 張溥泉先生全集（中國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出版，民國四十年十月），頁二三三。

⑤ 黃季陸，「紀念張溥泉先生百年誕辰——一個熱情純真的革命先進」，收於張溥泉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民國七十年八月），頁一。

一九〇七年，章炳麟因病辭民報事，張繼復任編輯，與日人幸德秋水、大杉榮、堺利彥、宮崎寅藏交，頗信社會主義。一九〇八年赴巴黎，參與吳敬恆、李煜瀛等所辦之新世紀週刊，一度至廬山共產村實驗無政府主義。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經南洋歸國。民國元年，任同盟會本部交際部主任、臨時參議院議員。與李煜瀛、吳敬恆等共同發起留法儉學會，並為進德會會員。同年八月，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任參議。國會議員選舉，當選為參議員。二年四月，國會成立，當選為參議院議長。七月，以討袁去職，冬，渡日本。三年，赴歐，歷游意、法、英、美等國；五年四月，返滬。袁死，國會復會，與褚輔成等成立益友社。六年八月，自滬侍國父赴粵護法，任護法軍政府駐日代表。七年，返粵。八年，居滬，冬再赴歐考察，歷法、德、西班牙等國；翌年夏返國，任軍政府顧問。十年，任中國國民黨特設廣州辦事處幹事長、中國國民黨宣傳部長、北京支部部長。十一年，奉國父命赴保定、洛陽，答聘曹（錕）吳（佩孚），並赴北京與蘇俄來華代表越飛（Adolf A. Joffe）聯絡。十二年，奉國父命赴奉，說張作霖。

民國十三年一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當選中央監察委員；六月，提案彈劾共產黨。十四年七月，國民政府成立，任委員，未到任。十一月，與林森、鄒魯等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北京西山國父靈前，決議開除共產份子，移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上海。十五年三月，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滬，當選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十六年，任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並再訪日本。十七年返國，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司法院副院長、北平臨時政治分會主席。十八年，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當選中央監察委員，兼國民政府委員及蒙藏委員會委員。十九年，赴日答謝犬養毅等來華參加國父奉安禮。二十年，立法院長胡漢民去職，當選立法院長，辭不就。二十一年一二八事件起，政府遷洛陽辦公；三月任西京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二十二年二月，任中國國民黨華北辦事處主任，二十六年兼任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委員等職。二十八年兼任中蘇文化協會四川分會會長。又任中央慰勞團總團長。二十九年，任國史館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三十四年，出席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連任中央監察委員。三十五年還都籌備國史館；冬，出席國民大會。憲政開始，任憲政實施促進會副會長。三十六年一月，就任國史館館長。十二月十五日病逝南京，享年六十六歲。

### 三、張繼之迎拒社會主義

張繼在辛亥革命前曾數度赴日，因讀「法蘭西大革命」、「民約論」等書，而生革命思想；又與秦力山、章炳麟、鄒容等革命同志交往，遂從事辦報等革命工作。張繼是個富有正義感，嫉惡如仇，「暴徒」型<sup>⑥</sup>的革命人物，故在組織內曾因「贖金事件」<sup>⑦</sup>，而與革命領袖有所齟齬，對外則有錦輝館棒打「文妖」<sup>⑧</sup>及參加留東學界拒款運動<sup>⑨</sup>之舉，凡此都可說明他敢愛敢恨的激烈性格與燕趙男兒慷慨悲歌之豪氣。

張繼後來對社會主義發生濃厚興趣，其轉變原因，一為與日本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大杉榮、堺利彥等的廣泛接觸往來<sup>⑩</sup>，一為革命陣營本身的分裂，使他誤認為「三民主義不是世界上最高的主義」，而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也可以解決社會問題，所以「腦筋又變」<sup>⑪</sup>。張繼對社會主義發生興趣，可能始於一九〇三年<sup>⑫</sup>。按宋教仁譯述宮崎民藏對歐美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分類，將社會主義區分為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與土地均有主義三大派<sup>⑬</sup>，張繼服膺的是無政府主義，甚至是破壞的無政府主義。

- 
- ⑥ 梁寒操，「中國革命黨的典型人物」，張溥泉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頁五七。
- ⑦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清廷以革命風聲，震撼中外，乃命駐日公使楊樞向日政府交涉，要求驅逐中山先生出境。行前，日外務省設宴餞行，並贈程儀五千元，東京股票商鈴木久五郎亦餽贈一萬元，藉示好感。中山先生除留二千元作民報維持費外，餘皆持赴南洋。中山先生接受日政府及私人餽金事，未經眾議，故離日未久，會員章炳麟、陶成章、宋教仁、張繼等大起非議，竟將民報社所懸先生像除下，其後復提議免去先生總理職，而以黃興繼任。張繼甚而與獨排眾議的劉揆一大打出手。參閱國父年譜（羅家倫主編，黃季陸增訂，民國五十八年出版），上册，頁二二四；劉揆一，黃興傳記（臺北柏米爾書店，民國四十一年出版），頁一六。
- ⑧ 一九〇七年十月十七日，梁啟超等三百餘人在東京開政聞社成立大會，革命黨人張繼等闖入破壞。詳情見民報第十七號（太炎撰「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
- ⑨ 留東學界為蘇杭甬鐵路借款事，於一九〇七年冬曾集會多次，張繼在會上慷慨陳言，謂路礦暨之麵包，人口所不可缺少者。中國之路礦為政府所壟斷，故其與我四萬萬同胞麵包之權操之政府，今為人民謀麵包計，非直接運動人民，使之知麵包之權不可操諸人始可。其後張繼反對招股之議，認為此乃「以有限之金錢，填無限之慾海」，幾與眾人大打出手。參閱神州日報，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四日、十二日。
- ⑩ 張繼係透過北一輝之介紹，認識幸德秋水。據北一輝回憶：「不肖之介紹幸德秋水為禍，張（繼）君之思想意外地熱衷於無政府主義」（支那革命外史，東京內海文宏堂，昭和十三年，頁四九）。張繼、章炳麟曾有致幸德秋水書，內云：「拜啓。明日午後一時往貴宅敬聆雅教，乞先生勿棄。」（楊天石編，社會主義講習會資料）。張繼回憶錄自述：「與幸德秋水、大杉榮、堺利彥來往，尤佩服秋水學問。」（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二三六）。
- ⑪ 張繼，「在西安勞動營紀念週訓詞」，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一九三～四。
- ⑫ 洪德先，「劉師培與社會主義講習會」，思與言，二十二卷五期（民國七十四年元月十五日），頁二八。
- ⑬ 朱滋源，同盟會的革命理論—「民報」個案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五十，民國七十四年六月），頁一七六～八。

張繼並非先知先覺型的理論家，而毋寧是個身體力行的實踐者。他對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沒有重大創獲，其主要貢獻為譯介工作。首先，他將幸德秋水譯自意大利無政府黨人馬拉疊斯達（Errico Malatesta, 1850-1932）的「無政府主義」（Anarchia）一書，轉譯成中文。是書有章炳麟作序<sup>⑭</sup>，其目錄如次：(1)無政府主義及無政府黨之精神；(2)法國之無政府黨；(3)西班牙之無政府黨；(4)意大利之無政府黨；(5)德意志之無政府黨；(6)奧大利、匈牙利之無政府黨；(7)瑞西之無政府黨；(8)英國之無政府黨；(9)美國之無政府黨；(10)結論<sup>⑮</sup>。至於譯書時間，各家說法頗有出入<sup>⑯</sup>，貝馬丁（Martin Bernal）發現張繼登在民報的目錄，與馬拉疊斯達的原著不同，故認為張繼於一九〇三年先譯「無政府主義」的日文摘要，再於一九〇七年譯完全冊<sup>⑰</sup>。這是比較合情合理的解釋。張繼翻譯「無政府主義」一書，主要仍以革命為前提，因為他說：「夫欲建設，必先大破壞。無政府可謂達於破壞之極點矣。今之中國正值破壞時代之初，而吾編譯是書，想必能受吾同胞之歡迎，藉其手以剷除此野蠻奴隸世界！」<sup>⑱</sup>

除譯介工作外，張繼並於一九〇七年六月底與劉師培（申叔、光漢）等人發起「社會主義講習會」，這是近代我國最早的無政府主義組織，並發刊「天義報」為其機關報。「社會主義講習會」以張繼、劉光漢署名，在「天義報」、「民報」、「新世紀」陸續刊登徵求會員廣告，並明白揭示其宗旨曰：

「近歲以來，社會主義盛行於西歐，蔓延於日本，而中國學者則鮮聞其說。雖有志之士知倡民族主義，然僅辨種族之異同，不復計民生之體裁，即使光復之說果見實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鑒於此，又慨社會主義之不明，搜集東西前哲各學術，參考互驗，發揮光大，以饗我國民。復慮此主義之不能普及也，故創設社會主義講習會，以討論斯旨。」<sup>⑲</sup>

「社會主義講習會」與幸德秋水等人所成立的「社會問題研究會」性質相近，係一以演講活動為主的組織，沒有嚴格的入會規定，有興趣者只須將姓名、住址寄交該會通信所即可。屆時開會，即通知參加。

<sup>⑭</sup> 太炎，無政府主義序，民報（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民國五十八年影印版）第二十號，頁一二九～三〇。

<sup>⑮</sup> 民報，第十號，廣告。

<sup>⑯</sup> 洪德先認為，張繼於一九〇三年將「無政府主義」一書，轉譯成中文，於上海出版。（參閱註⑫）；張繼回憶錄則將此事置於一九〇七年條（參閱全集，頁二三六）。

<sup>⑰</sup> 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Cornell Univ. Press, 1976), p. 204, note 27.

<sup>⑱</sup> 俄事警聞，廣告，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sup>⑲</sup> 天義（影印本），第三卷，頁五七；民報，第十五號；社會主義講習會廣告。

「社會主義講習會」經張繼與劉師培兩人連月的奔走籌劃，於八月三十一日假東京牛込赤城六町清風亭召開第一次大會，參加者多達九十餘人。先由劉師培宣布開會之宗旨，「不僅以實行社會主義爲止，乃以無政府爲目的」，並舉歷史、心理、科學三證，闡明學理上無政府主義最爲圓滿。次由張繼報告，此次開會，在於證明無政府主義<sup>20</sup>。然後延請幸德秋水闡釋無政府主義思想之真諦。幸德首先說明無政府主義及馬克思主義之異同，認爲二派「雖主義大略相同，而行事之手段則相異」，因爲「無政府主義欲爲勞動者謀幸福，必先盡去資本家，並顛覆一切政府。政府由歷史上證之，有功於人民者甚少，不過以暴力加於人民而已。」<sup>21</sup>這篇演講對於「社會主義講習會」同人的思想，具有很大的澄清作用。因爲，早期國人一直無法明確分辨，無政府主義及馬克斯主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sup>22</sup>。

以後歷次大會的進行方式，大致與第一次大會雷同。九月十五日「社會主義講習會」假江戶川亭舉行第二次大會，到會者約百餘人。先由劉師培演說中國民生問題，陳述農民之疾苦及中國曠土不耕、穀不敷食之狀況，並推論貧民棄農就工之由，致受作工之苦。次由張繼介紹日本堺利彥之學術宗旨，即請堺氏演說，由張繼翻譯，歷時二小時。最後由張繼演說自由結合之益，並宣布散會<sup>23</sup>。

「社會主義講習會」成立之初，計畫每星期集會一次，故於九月二十二日仍假清風亭召開第三次會議。是日天雨，又爲中國中秋節，故到者僅數十人。由於主講人山川均因事未到，故改爲國人自由演講，先後發言者有劉師培、章炳麟、景定成等人，另江西湯君謂無政府主義雖係高尚，然今日歐美尚未實行，恐終偏於空論，不若僅言民族主義。張繼聽畢，即起而解釋湯君之疑，力陳世界民生之苦及經濟界之趨向。並言各國民黨，多贊成無政府主義，以與政府爲敵，必有實行之日<sup>24</sup>。

「社會主義講習會」雖原則上每星期集會一次，但根據記錄顯示，並未每星期如期集會。十月六日，該會召開第四次會於清風亭，是日大雨，到會人數亦不多。主要補請日人山川均演說，次由張繼等發言，大抵均辨明排強權與排外不同<sup>25</sup>。

此後，「講習會」改爲每月之第二、四星期各集會一次，會名也改爲齊民社，

<sup>20</sup> 社會主義講習會第一次開會記事，天義，第六卷，頁一五二～四。

<sup>21</sup> 新世紀（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世界社重印本），第二十五、二十六號，頁四。

<sup>22</sup> 洪德先，前引文，頁三三。

<sup>23</sup> 社會主義講習會第二次開會記略，天義，第八、九、十卷合冊，頁二六四～六。

<sup>24</sup> 社會主義第三次開會記，同前註，頁二六六～七。

<sup>25</sup> 社會主義講習會第四次開會記略，同前註，頁二六七。

但「社會主義講習會」的名稱仍繼續沿用<sup>26</sup>。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之第二星期，「社會主義講習會」開會於清風亭。首由劉師培報告，次由張繼演說南洋羣島華民之苦及中國革命方法。再由劉師培演說中國經濟界之變遷，最後由日本大杉榮演說巴枯寧聯邦主義。十一月之第四星期，「社會主義講習會」復開會於清風亭，首由劉師培報告，次由張繼演說無政府黨大會事，次由大杉榮續講巴枯寧聯邦主義，最後由喬宜齋演說基督教中無政府共產主義<sup>27</sup>。

十二月第二星期午後，「社會主義講習會」開會於清風亭。首由汪公權報告，次由日本山川均演說，再次由張繼演說，並報告無政府黨本部情況。十二月第四星期午後，「社會主義講習會」復開會於清風亭，首由張繼報告，次由大杉榮演說，到者約六十人<sup>28</sup>。

從上述有紀錄可查的幾次活動可知，「社會主義講習會」的兩位最活躍人物，無疑是劉師培與張繼。張繼所扮演的是聯絡人、主持人、演講者、翻譯、參加討論者等多重角色，其於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建構雖不若劉師培重要，但對於會務的推進，卻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講習會」分「無政府主義及社會主義學術」、「無政府黨歷史」、「中國民生問題」、「社會學」等幾個科目。中國方面的講演者除張繼、劉師培外，尚有何震、章炳麟、景定成、喬義生、汪公權、陶成章等人，講題可考者有：(1)中國民生問題；(2)憲政之病民；(3)自由結合之益；(4)中國財產制度之變遷；(5)國家學之荒謬；(6)湖北、江蘇農民之苦況；(7)歐美社會黨之分派；(8)無政府之利益；(9)排強權與排外不同；(10)南洋羣島華民之苦及中國革命方法；(11)無政府黨大會；(12)中國經濟界之變遷；(13)基督教社會主義；(14)法律出於宗教說；(15)人之根性惡。日本方面的講演者除幸德秋水外，有堺利彥、山川均、大杉榮、宮崎民藏等，講題可考者有：(1)人類社會之變遷；(2)巴枯寧聯邦主義；(3)代議政治與革命；(4)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派別<sup>29</sup>。

「社會主義講習會」先後約舉辦十次演講會，茲將歷次有關資料表列如下：

<sup>26</sup> 楊天石編，「社會主義講習會」資料，參閱中國哲學（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八月出版），第一輯，頁三七四。

<sup>27</sup> 「社會主義講習會」記事，天義，第十一、十二卷，頁四二〇。

<sup>28</sup> 「社會主義講習會」記事，原載天義，第十三、十四卷，另收入楊天石編，「社會主義講習會」資料，參閱中國哲學，第一輯，頁三九五。

<sup>29</sup> 楊天石編，「社會主義講習會」資料，中國哲學，第一輯，頁三七四～五。

次別	日期	場地	出席人數	主講人	張繼角色
1.	一九〇七、八、三十一	清風亭	九十餘人	幸德秋水	報告
2.	一九〇七、九、十五	江戶川亭	百餘人	堺利彥	主持人、介紹、翻譯
3.	一九〇七、九、二十二	清風亭	數十人	自由發言	演說
4.	一九〇七、十、六	清風亭	二十人	山川均	發言
5.	一九〇七、十一	清風亭	不詳	大杉榮	演說
6.	一九〇七、十一、二十四	清風亭	不詳	大杉榮	演說
7.	一九〇七、十二、八	清風亭	五十餘人	山川均	演說
8.	一九〇七、十二、二十二	清風亭	六十人	大杉榮	報告
9.	一九〇八、一、二	清風亭	不詳	山川均	
10.	一九〇八、三、二十	清風亭	不詳	宮崎民藏	已離日

資料來源：天義 第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各卷；

楊天石編，「社會主義講習會資料」，中國哲學，第一輯；

洪德先，辛亥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師大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三年）；

洪德先，劉師培與社會主義講習會，思與言，二十二卷五期。

一九〇八年一月二日「社會主義講習會」召開第九回大會後，適因日本「金曜演講會」<sup>⑩</sup>成員，為公開演講遭日本警察取締，而與警方發生衝突。堺利彥、山川均、大杉榮等人均遭拘捕，是為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屋上演說事件」。張繼是位活躍於「金曜演講會」的中國人，於事件中因為態度激烈，也遭到日本警方通緝<sup>⑪</sup>。日警追捕甚急，張繼乃走京都，經由南洋，乘船赴法，從此「社會主義講習會」少了一員健將。

張繼到巴黎後，最初參與李煜瀛、吳敬恆等所辦之「新世紀」工作，六月為竟無政府主義之用，至法國東北部沙列威耳（Charle-Ville）附近之鷹山共產村（Colonie d'Aiglemont），與七、八國同志實驗「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做衣裸脛，每朝隨一俄人，以馬運菜到附近鄉間，鳴喇叭求售，如是者三月<sup>⑫</sup>。張繼試驗無政府主義理想的結果，覺得根據當時中國客觀的條件，政治不足以維持安寧增進幸福；財產不足以滿足國民生活；而國家內外憂患叢生，人民的精神與物質頹落備至；經濟的生產分配，耗竭凌亂，莫之名狀<sup>⑬</sup>。因此如夢初醒，認為這種飄蕩浪

<sup>⑩</sup> 為日人幸德秋水、堺利彥、山川均等人所發起，每週金曜日（星期五）集會，除社會主義外，旁及無政府主義，無論男女，均可自由前往聽講，並可質疑問題。參閱天義第六卷，頁一五五。

<sup>⑪</sup> 洪德先，辛亥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三年六月），頁一一五。

<sup>⑫</sup> 張繼回憶錄，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二三六。

<sup>⑬</sup> 劉榮琮，「從寒山寺碑談到張溥泉」，張溥泉先生百年誕辰紀念集，頁一〇五。



漫的生活「雖不是落伍，但總是空想的」，甚至「拿國家民族作兒戲」，終於幡然改圖，立即回國，傾心歸之於三民主義，追隨中山先生共同致力於國民革命工作<sup>⑳</sup>。

#### 四、從「從留法儉學會」到「華法教育會」 ——兼論洪誠舞弊案之處理

民國元年四月<sup>㉑</sup>，李煜瀛、吳敬恆、蔡元培、張繼等人，「擬興苦學之風，廣關留歐學界，俾青年子女得吸收新世界之文明，而進益於社會」，遂發起設立「留法儉學會」於北京。根據會約，「留法儉學會」乃一自由傳達之機關，而非章程嚴密之組織，其宗旨在「納最儉之費用，求達留學之目的」，凡年滿十四歲，欲自費留學而每年至少可籌五、六百元者，皆得為該會之同志。該會對於會員既不助資，亦不索償，唯有以言論或通信指導旅行、介紹學校等之義務。「留法儉學會」曾附設預備學校於北京，為學生補習法文，學生經由此校而赴法者約在百人之內。除北京「留法儉學會」首開風氣外，四川亦有朱芾煌、吳玉章等所發起之「四川儉學會」，設預備學校於少城濟川公學。經由此一線索或其他同抱儉學宗旨赴法者，亦有四十餘人<sup>㉒</sup>。儉學會之發起，並不以留學法國為限，故吳敬恆、李煜瀛、張繼等人復發起「留英儉學會」於上海，彼此相通，廣為宣傳。

儉學會除「以節儉費用，推廣留學，而尚勞動樸素，養成勤潔之性質」外，亦含有「進德修身」和「整飭世風」之意，此與李煜瀛、吳敬恆等人所發起之「進德會」、「八不會」實有異曲同工之處。儉學會有誠約五項：不狎妓、不賭博、不吸煙、不飲酒，不為一切傷生耗財之事，與「進德會」所強調的個人進德修身項目大同小異，而儉學會的主要發起人如吳敬恆、蔡元培、張繼、李煜瀛等，亦同樣是「進德會」的重要會員。

及歐戰發生，法國人工缺乏，李煜瀛等人進而於民國四年夏發起「勤工儉學會」，以「勤於作工，儉以求學，以進勞動者之知識」為宗旨，並與法人共同組織「華法教育會」以為推動，共謀學生出國與謀工之便利。但由於「勤工儉學」所要求的條件比「儉學會」更寬更鬆，使得以後之赴法留學不僅產生「量變」，而且加

<sup>⑳</sup> 徐文珊，北方之強一張繼傳（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七十一年六月），頁九六。

<sup>㉑</sup> 楊愷齡撰，民國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九年五月），頁二八。

<sup>㉒</sup> 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二十六年版），頁八八。

上「質變」，製造不少糾紛與困擾。

從儉學到勤工的幾位主要言論鼓吹者，無疑是吳敬恆、李煜瀛、蔡元培與汪精衛。他們的主張和演說，經常透過東方雜誌、民立報、時事新報等管道，廣為流布，不僅發生全國性的影響，而且本身也因而在青年當中造成極大的魅力。張繼不是這方面的理論專家，在他的全集中少有片紙隻字談及，但他卻是個有力的支持者。他覺得「中國事事往往只要掛好招牌而不求實際」，故主張「要坐而言起而行的才，不要高談闊論的怪物」<sup>②7</sup>。這一點與李煜瀛、吳敬恆的作風顯著不同。他平常對勤工儉學着墨不多，但基本上，他以為「作工係有絕對的價值，並非只是為自己作工，實係為中國作工，為世界人類作工」<sup>②8</sup>，充滿世界主義的色彩，仍不脫無政府主義的論調。再者，他對於勤工儉學抱樂觀態度，認為勤工儉學，即真正之德謨克拉西主義<sup>②9</sup>。

華法教育會成立後，國內各地也紛紛成立分會，張繼出任上海分會會長，副會長為法國領事官魏武達（Auguste Wilden），評議員二人，一為法國公立學校校長高博愛，一為四川代表吳玉章，幹事二人，一為法國特派駐華管理華工委員蘇榮理，一為留法儉學會代表洪誠<sup>③0</sup>。民國八年在張繼出國考察前，曾明快果斷的處理了一件會內職員的舞弊案，不僅為張繼的「嫉惡如仇」個性提供另一有力證明，亦為整個勤工儉學運動史留下一段佳話。

民國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上海「時事新報」刊出第四次赴法儉學生四十九人的一件公函，指稱上海留法儉學會幹事洪誠（秉端）有藉勤工儉學欺詐漁利之行爲，其具體事實爲：

- (1)代購船票，另索飯錢，中飽約在千八百元左右；
- (2)代領護照，多收印花稅；
- (3)代換法郎，剋扣兌價；
- (4)巧立名目，冒收捐款<sup>④0</sup>。

翌日，「上海晚報」也以醒目標題——「良心呀！滅絕天良的洪誠，死絕良心的洪誠」，宣布洪誠的三大罪狀如下：

- (1)高抬船票價錢；

<sup>②7</sup> 張繼，「論瑛女琨兒書二」，張溥泉先生全集，頁一一二。

<sup>②8</sup> 旅歐週刊，第二十九號（一九二〇、五、二十九），頁三。

<sup>②9</sup> 同前註。

<sup>④0</sup> 「華法教育會之組織」，時報，一九一九年八月九日。

<sup>④1</sup> 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十月），頁四七〇～一。

(2)剋扣法郎換價；

(3)私收華法教育會捐款並其他種種欺騙行為<sup>④</sup>。

洪誠閱報後，即致函「上海時報」，對各項指控有所辯證<sup>④</sup>。

上海留法儉學會因連日來接到許多學生責問為買船票、領護照等費與本需之款不符事，故由該會本屆赴法會員徐炳元、唐元梁、呂鳳蟾、陳祖堃、劉之謀、柳子賢等人發起，於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假座北四川路青年會童子部開會討論。到會者有張繼、朱少屏（寰球中國學生會總幹事）及本屆赴法學生百數十人，屆時由張繼任主席，因主角洪誠尚未到會，遂由主席派二人至全安客棧請洪君來會報告經過情形。等候中，主席張繼先行報告，略謂：「留法儉學會之發起在於民國元年，弟亦為發起人之一，其宗旨專為多送學生至法留學。但法國生活程度甚高，故儉學會亦即為經濟困難之學生而設。若說儉學會從中取利，則全無其事，何圖今日有此種奇異之事發現。今當將余所知之事及接得各學生來函責問之事為諸君報告之。洪秉端君，余初毫不相識，後由李石曾君介紹，謂洪君對於留法儉學會甚為熱心贊助，外面與法人交際亦甚熟悉云云。但李君並無提及委託洪君辦理上海留法儉學會，洪君亦未曾說及李君託渠創辦上海留法儉學會。後來不知何故，洪君個人竟發起組織上海留法儉學會，自任為上海留法儉學會代表。其時余因觀其甚能辦事，故未曾追究。後接得『媚南』號船上學生來信，謂洪君甚不可靠；船費每人本只一百二十元，而現在洪君又索收十八元飯錢；至船上詢之船主，謂並無其事，請余調查云云。余接信後，遂往見法國總領事，詢問究竟船費多少？渠亦謂此次『盜脫雷篷』（Andre Lepon）號五十人，每人多收費三十八元，『媚南』號七十人每人多收費十八元，共計三千餘元，全數退還。現已將此項款共兌二萬二千餘法郎匯至法國。余先弗發表者，因欲使洪君改過。現洪君尚不承認，故不得不為諸君一述也。至於每人收會費二元，章程本有。又收公費五元，則並無其事。護照費法國本免收，惟中英有印花費，如洪君多收，望諸位向渠索取。故今日之會，其宗旨專為使洪君將所有多收各項費用完全交清，然後許洪君脫離關係赴法云。」<sup>④</sup>這一席話，寬厚中仍帶嚴詞詰責之意，且證據確鑿，事實俱在，有如法廷斷案，對洪誠極端不利。

張繼說畢，適洪誠到會，遂請其登臺報告經手各種情形。洪君辯稱，「余今日到此與會甚喜，蓋可藉此表明余之心迹，並所有辦事之困難及余之苦衷為諸君一

<sup>③</sup>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四七三。

<sup>④</sup> 同前註，頁四七二~三。

<sup>④</sup> 留法儉學討論會紀事，時報，一九一九年九月廿五日，同前註，頁四七四~五。

述。第三屆四川留法學生六十人來滬時，適在抵制日貨風潮最烈中。但除乘日船並無他船，故均暫住於南洋公學，費用每日每人至少五、六角。是以護送員吳幹君焦急萬分，託余代為想法有無法國船。遂同至法國郵船公司商酌四、五次，亦未蒙答應。此時吳君之焦急不可言狀，更有學生為余云：無論船艙之好否，總望余想法，即僅立錐之地亦所情願。後余用盡幾許心機、幾許精神，始蒙應許四等艙位百人，並每位均有床褥等物。如此余想必可告無罪矣！豈知吳君不知受何人指示，大與余為難，致信與張繼君，謂艙位如何之不適，余如何從中取利等語。幸同時有與吳君同船學生宋國樞君與其兄之書信一封，則謂船上甚適，至各碼頭時均有人招待。由此以觀，可知吳君之所述全為虛造。宋君之信現尚在余處。」後又述辦理各事困難情形，洪君繼謂：「自己費盡心血，自問於心當可告無罪，豈知現尚有許多不滿意於余之人，想出種種破壞余之方法。故余此次之赴法，一為個人私意，一即欲見吳君當面責問，為何無故想出種種方法破壞余之理由，抑因與余有深仇而以此報復，或受人指使，務必使其水落石出。」洪君復報告所有各項銀錢均已交清，惟各人領護照費及相片均在霞飛路留法儉學會事務所。但事務所已為上海法文預備學校封鎖，「余與之理論不聽，遂不免起衝突，故余想請張繼君前往交涉。」張君當即允許。其後主席張繼詢問洪君收公費五元及護照費三元，可有其事，曾否全數交還？洪君答稱：「此項會費北京留法儉學會亦收，豈上海留法儉學會與北京之宗旨不同乎？但前張君謂不當收此項公費，故均早已交還。至於護照費三元尚為多收，而北京留法儉學會每人收護照費五元，此豈又其宗旨不同乎？」張繼謂：「北京余亦當調查，如有虛偽亦當如此對待。」最後，主席鄭重宣布，留法儉學會所有今日以前之事均為洪君負完全責任，今日以後之事與洪君完全脫離關係。眾人皆贊成，議決後，又推徐炳元、唐元梁、呂鳳蟾、陳祖堃、劉之謀、柳子賢六人為代表，如有欠款向洪君索取，遂散會<sup>45</sup>。

從上述可知，洪誠面對「高抬票價」、「剋扣兌價」、「冒收捐款」等各節指控不是支吾其詞，便是強詞奪理，甚或大言不慚，堅不認錯。經主席逐條駁斥，終於無話可說，然最後尚想保全飯碗，又說：「我以後總盡心去辦。」張繼直截了當回答道：「謝謝你？辛苦……不敢再勞了！」<sup>46</sup>張繼這一幕公審洪誠案，表現出他主持議會的明快作風，以及絕不姑息的公正態度，終於為儉學會除去一大敗類，真

<sup>45</sup>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頁四七五～六。

<sup>46</sup> 靜，「丑態畢露的洪誠」，上海晚報，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同前註，頁四七六。

是大快人心！

翌(二十五)日，張繼即在上海申報刊頭登出醒目的「留法儉學會發起人張繼啟事」，內容如下：「上海留法儉學會已宣告，自本月二十四日起與洪誠君斷絕關係，所有本會會員除已交入會費兩元外，無論何種名義之款項，與定章不符交與洪君者，請通知本會，由本會向洪君索還。嗣後本會之進行，由華法教育會評議員、法國公立學校校長高博愛君擔任。赴法諸君可於每日下午四時到霞飛路本會事務所(尚賢堂對面)與高博愛君接洽為妥。」<sup>④7</sup>廿六日，上海新聞報亦登出同樣啟事<sup>④8</sup>以正視聽！張繼這種劍及履及，絕不姑息的作風，終於為儉學會除去一害羣之馬。

自洪誠案發生後，上海華法教育會與留法儉學會懲前毖後，為免其他人再受騙起見，特於報端刊登通告如下：

- (1)凡進本會者，除納會金二元及應繳之護照印花稅外，不取絲毫雜費。
- (2)本會對於會員之船票艙位能否如數辦到不能預料，惟本會力所能及之處當竭力圖之。
- (3)船票須各會員親往法國郵船公司購買，萬不可由人間接代辦，庶免欺弄。
- (4)本會會員購買船票，須得高博愛君之介紹，否則不能享優特權。
- (5)歐戰告終，法國現正運兵回籍，船票購定頗非容易，但運兵畢後當恢復舊狀。
- (6)嗣後各省有志諸君於船隻未定之先，切不可遽行來滬滯候，以免多耗旅費。
- (7)本會會員如受間接人欺騙者，望將確實證據送交張繼君或高博愛君，本會自與以相當處分。
- (8)本會特重加整頓，並另行組織檢查，以免公眾受累<sup>④9</sup>。

洪誠經輿論不斷聲討制裁後，不但不痛加反省，反在報端刊登啟事，大言不慚地聲辯，渠「不惜犧牲個人金錢與精力，獨力發起上海留法儉學會，旨在為法國青年學界開一方便之門」，不料「橫逆之來起於同志，覬覦不遂，造作蜚語，並將華人自辦機關斷送外人之手，言之實堪痛心」，且「此事之是非曲直必可大白於天下，處此萬惡社會中，不願再有論列，從此得卸仔肩亦復何憾！污蔑者自有良心之裁判！」<sup>⑤0</sup>

<sup>④7</sup> 申報，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一版。

<sup>④8</sup>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頁四七七。

<sup>④9</sup> 「上海華法教育會留法儉學會通告」，上海新聞報，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二日。同前註，頁四七八～九。

<sup>⑤0</sup> 「上海留法儉學代表洪誠啟事」，同前註，頁四七八。

由此口氣看來，洪誠不僅並無悔改認錯之意，甚至始終堅持遭受污蔑。爲此，洪君不但事後未依規定將賬目清理賠還，且私逃至北京。留法儉學會與華法教育會遂向法租界公堂控告，經捕探緝獲到案。開庭提訊時，原告律師遜百克稱，會中一切事務均託洪誠一人辦理，致生種種舞弊情事，而會中所登之廣告費，均向學生收取，又向各學生提加船資及護照上印花稅，實犯詐欺取財之罪，應請堂上照新刑律訊辦，俾使天下各學生家屬知悉會中所託非人所致。被告亦延律師辯稱，被告在該會辦理職務，素來未有費用之處，所有多收各學生之船費，均已退回等詞。中西法官向被告詰問，所退回各學生船費有無證據？答有簿據可證。又問何以多收護照費？答稱充作會中經費。餘供支吾。中西讞員會商之下，判以洪君犯詐欺取財，應照新刑律三百六十七、三百八十二條，禁押西牢二年以儆。事後，洪之胞兄洪蓮舫遞稟公堂，求請准予贖罪，經中西官核准，並判以：姑念洪誠年輕，准予贖罪外，賠償原告損失五百兩，堂費亦歸被告負擔<sup>⑤</sup>。

洪誠案揭露勤工儉學組織各地經辦人可能發生之弊端，但環顧整個勤工儉學運動過程中，似只有洪誠一人被送官究辦，此益可說明張繼嫉惡如仇、不循私、不包庇的光明正大作風。

## 五、法國行——對勤工儉學的實地考察

張繼先後到過歐洲三次，茲簡單分述如下：

第一次爲光緒卅四年（一九〇八），張氏年廿七歲，曾在法國試驗無政府主義，居留較長，留有詳細日記。

第二次爲民國三年，曾遊意、法、英等國，翌年秋赴美。

第三次爲民國八年，赴歐考察，歷遊法、德、西班牙等國，與勤工儉學運動有較多接觸。此次出國，前後約半年，正值勤工儉學運動高峰，惟無論年譜、日記均一筆帶過，甚爲簡略，無法窺其行踪與活動全貌，故擬從「旅歐週刊」、「華工雜誌」的記載中加以補充。

張繼於民國八年十月卅一日從上海乘法輪「寶列笏」（Paul Lecat）號，隨同第九批勤工儉學生一百六十二人（另從香港登輪者五十餘人）出發。學生中較著名者有湘籍的李維漢、李富春、張昆弟、賀果等人<sup>⑥</sup>。張繼爲前參議院議長暨留法

<sup>⑤</sup> 「留法儉學會中之敗類」，時報，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一日。同前註，頁四七九。

<sup>⑥</sup> 清華大學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北京：一九八〇年），第二冊，上，頁九九—一〇六。

儉學會發起人之一，因此等於華法教育會代表，儼然是這批學生之領隊。

船抵埃及波賽（Port-Said，即塞得港），張繼即拍電巴黎華僑協社，內謂：「學生二百人，即日抵法，請派人接待。」「旅歐週刊」將此消息披露，並加按語說：「此次（勤工儉學生）為數至多，故張溥泉親自送來也。」<sup>53</sup>

十二月七日船抵馬賽，華僑協社按例派人前往招待。十二月十五日，巴黎華法教育會開會歡迎張繼暨新到之二百餘位同學。是日，中法人士到會者甚眾。首由該會幹事李石曾報告開會宗旨，次由張繼演說，對該批學生做了一番精神勉勵，略謂：諸君來此，皆係坐四等艙，雖經船上優待，可到頭、二等艙中去，然究甚勞苦，已算一半成功，其他一半，惟賴奮鬥。且此行除物質上之勞苦外，精神上更有一種危險，及豪俠之意味，更令人快意。再由華法教育會副會長穆岱（Marius Moutet，眾院外交委員會重要委員）以法語演說，略云：「對於諸君來此，法人皆極歡迎。中法學術相類之點及關係皆甚深，諸君執兩國交換學術之樞紐，將來必有最大最好之影響。法人至華者少，其言論亦未必法人真相。諸君到法，即知法國真正學術文明。自來國與國間之衝突，皆係兩國之隔閡。大戰原因，亦半由此。今諸君來此，不但可免除隔閡，且又增進瞭解。」<sup>54</sup>

張繼與第九批勤工儉學生到法後，因係歷屆中人數最多，故受到法報與法人特別注意。對政界頗有影響力的巴黎「時報」（Le Temps）報導說：「近有中國學生二百人到馬賽，同來者有前參議院院長張繼君，前湖（河）南師範學校校長汪（王）君，中國學生者已來者，將近七百人矣！」另法國銷路最廣的「小巴黎報」（Le Petit Parisien）也大幅詳載中國學生到法，對於女生二人尤為注意，並將照片登諸報端。美國記者聞中國多數學生到法，次日即至招待學生各機關訪問週至，徧告以美國一千二百種之報章，該記者並主張美國開禁華人。此可見中國學生之來法，非僅影響留法學界，亦且影響華人在全世界之地位矣！另有與中國學生同船之法人某君，在馬賽上岸，曾向人言，親見同來法國之中國學生，人數既多，又無人維持，而在途中秩序異常之好，實為難得<sup>55</sup>！

張繼在法，前後停留逾半年，其活動可從幾方面分述：

#### （一）參加僑界各項活動

旅法華人團體甚多，每逢元旦、國慶等重大節日或送往迎來之時，皆舉辦慶典或聚會，以資紀念並示聯誼。張繼一者在國內曾任參議院議長，地位崇高；一者為

<sup>53</sup> 旅歐週刊，第五號（一九一九、十二、十三），頁三。

<sup>54</sup> 旅歐週刊，第七號（一九一九、十二、二十七），頁三。

<sup>55</sup> 旅歐週刊，第八號（一九二〇、一、三），頁三。

儉學會發起人之一，復為華法教育會上海分會會長，素來熱心中法教育，故往往在被邀請之列，他也樂於參加各項活動。

#### (二)應邀演講

張繼不僅樂於參加僑界各項聚會活動，而且以其名流地位，也經常應邀在會中演講。惟次數不多，有資料可查者僅以下四次：

(1)民國九年元旦，「旅法華工會」在巴黎華僑協社開大會，並歡迎張繼。大會由華工會評議長潘振東(瘦石)擔任主席，邀請張繼演說。其內容大意謂：「世界各處，對於華工，皆有厭拒之行爲，所剩者只有法國。但在法華工，又傳出不佳消息，諸君須要留心保留此最後之一道門。」<sup>56</sup>言下對華工之遭遇與前途極表關切。

(2)巴黎華僑協社為僑界各團體之總會，有若中國之會館<sup>57</sup>，為發展中法學術，特每週舉行演講會一次。民國九年二月十一日第一次講演會，由張繼擔任演講，題目為「巴黎價值」，在場聽講者有數十人，除學生外，亦有豆腐公司工人。張繼對巴黎之名勝及文學美術上有價值之地方，皆一一述說，極為動聽<sup>58</sup>。

(3)同年三月十九日下午四時，中法人士約二百餘人在巴黎開會，由法國參議院議員于格儒(Hugues Roux)主持，共有兩場演講，首由張繼講「中國革命與法國教育之關係」，次由法華教育會會長歐樂(Aulard)講「中法教育事業」，歷述中法間教育運動及大戰後中法教育勃興之情形，極為詳盡<sup>59</sup>！

(4)張繼自德回法後，即定期起程回國。惟因罷工法船開行延期，故六月初方能啟行。五月廿日星期六下午，華僑協社特開會歡送，學生工人到者甚多。張繼在會中有極長之演說，大意有二：(甲)對於勤工儉學持樂觀態度，並認勤工儉學，即真正之德謨克拉西主義。作工係有絕對之價值，並非只是為自己作工，實係為中國作工，為世界人類作工。(乙)述個人感想，略謂此次身游四國，與其人民風俗接觸既多，因而發生感想甚深，頗覺吾人仍當從目前實地著手，不當但尚高談各種主義，因有時代及地域關係，非先本國整頓不可。又謂此行歸國，當盡所能，必將為國家做一些切實的事。次又述及此次遊德見聞，及對於德國的觀察，略謂德國之共和基礎，仍未大固，凡中等社會及知識階級，皆不甚歡迎民主，惟工人竭力擁護而已。德國與日本戰後關係更密切，在德國隨處遇見日本人，亦如在法之常遇華

<sup>56</sup> 旅歐週刊，第十二號(一九二〇、一、三十一)，頁三。

<sup>57</sup>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第一冊，頁一六一。

<sup>58</sup> 旅歐週刊，第十五號(一九二〇、二、二十一)，頁三。

<sup>59</sup> 旅歐週刊，第二十號(一九二〇、三、二十七)，頁三。



人。德人對於中國學生尚歡迎，其中有識之教育家，亦有欲仿照法國對華教育辦理之意。德人頗勤儉，一切組織均未大破壞，將來復原仍甚速。惟其軍人之勢力尚未全去，且均紛紛向海外作事，尤以到遠東者為多，將來生何等影響，尚不可知。是日下午七時半，華僑協社各團體及國際和平促進會、旅法華工會等，在巴黎中華飯店設宴為張繼餞行<sup>⑩</sup>。

### (三) 視察與參觀活動

張繼到法，主要為瞭解勤工儉學進行情形，故華僑協社職員會決議，安排張繼前往住有勤工儉學生之各中學校視察，事前則由華法教育會函致各校校長及同學。屆時，張繼除向各校同學演講教育會進行情形及國內工讀狀況之外，尤注意於各校教授法之改良，即時與校長、教習磋商，務期同學能得益處<sup>⑪</sup>。

張繼之視察各校，並未排定週密之行程，俾作全盤有系統之瞭解。或因時間限制，僅就勤工儉學生之較為集中地區進行訪問。三月五日，張繼往訪巴黎近郊的楓丹白露 (Fontainebleau) 及墨蘭 (Melun) 兩校，與中國學生及校長、教員晤談，並商量春假出校作工及分校補習、教授法改良各事<sup>⑫</sup>。

張繼除視察學校外，並參觀勤工生所工作之工廠。在華僑協社安排下，張繼由樊狷夫、向迪璜、王鑑之及在社候工同學數十人陪同下，於三月間某日前往巴黎附近之汽車工廠 (Renault de Billancourt)，受到廠中人士極大歡迎，除殷勤帶領參觀外，並設宴招待。席間，廠主派代表致歡迎詞，後由張繼演說，向迪璜翻譯，所言皆關於中法親善及實業各事<sup>⑬</sup>。

由以上各項活動看出，張繼在法停留期間，除與法國上層社會交往外，亦能邁出協社大門，深入各地各校參觀視察，廣泛與工人、學生接觸，實際瞭解勤工儉學的進行情形，相當難能可貴。

## 六、挺身而出——參與華工請願

張繼在法期間，除上述各項活動外，最有意義者莫如挺身而出，親自參與了華工的請願工作。緣華工招募時，因合同關係，由法陸軍部管理，陸軍部視同軍人看

⑩ 旅歐週刊，第二十九號（一九二〇、五、二十九），頁三～四。

⑪ 旅歐週刊，第十六號（一九二〇、二、二十八），頁三。

⑫ 旅歐週刊，第十八號（一九二〇、三、十三），頁三。

⑬ 旅歐週刊，第十七號（一九二〇、三、六），頁三。

待，管理方式既嚴且苛，華工頗不能適應，故運動要求改歸工部管理。

民國九年四月六日下午一時半，華僑協社各團體及國際和平促進會 (Comité Chinoise pour la Paix Internationale)<sup>64</sup>等在巴黎哲人廳(Société des Savants)，開討論華工問題大會，屆時到會者約百餘人，以張繼爲會議主席，來賓有天津大公報代表胡霖、公使館代表戴明輔，領事廖世功、照料華工事務員李駿、見習領事劉文彬、旅英學界代表任凱南等。各界參加者有巴黎通信社李璜、旅歐週刊社周太玄、華工雜誌社蕭子昇、醒報代表傅葆琛、華法貿易公司齊雲卿、國際和平促進會李書華、李玄伯、謝東發、謝壽康、王世杰、褚民誼、戴修駿、季宗孟、周覽、陳和銑，華僑協社代表華林、劉厚，華工會代表潘瘦石、馬志遠、龔續榮、田恩需等人<sup>65</sup>。

首由主席張繼致詞，對於集會的目的與討論的方向有明確的說明，大意謂：「今天爲華工請願問題開會，凡華工受合同限制者，均不在本會討論範圍之內，何以故？第一、因華工在合同限制之下者，無集會自由權，在事實上未免做不到。第二、本會對於華工，爲外界旁觀的研究，不過大家商議一個解救華工的方法，今天的會議，發起的是華僑協社與國際和平促進會，這兩個機關受了種種的刺激，見工人的苦況實在難受，所以請大家負救濟的責任。這兩個機關的人，看見許多的事實，大家不得不說說這一件事，提倡去救濟他們，所以要求公使領事及照料華工事務員，大家討論一個辦法，並希望今天的會大家設法維持中法兩國邦交上的好感情，又希望開導我們中國人，不要去反對法國政府。因華工的待遇不良，不是由於法國政府主張的，是由於下級辦事人辦理不善造成的。但待遇不好，邦交亦不能辦好，將來華工都回去，必將法國的種種不好處，到那時就是我們要聯絡好邦交，亦很不易了，何以呢？因中國眾民的意見，既對於法國生惡感，政府上亦必受很大的影響。兄弟所以說這個問題，於中法邦交上很有關係。再一層請大家不要各存成見，我們中國代表公使領事與商學各界，最好是和衷共濟去做。兄弟今天主席，一無成見。因爲前幾天兄弟接了許多的信，皆是述華工的苦況，兄弟又親眼見了許多

<sup>64</sup> 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以後，李宗侗（玄伯）、李聖章（麟玉）、王世杰（雪艇）等人以爲和會中必將討論到山東問題，於是約同陳孟釗（和銑）、戴毅夫（修駿）、王來廷（鳳儀）等發起國際和平促進會，以反對日本對於山東的要脅。其組織簡單，並無主席或會長之設置。李聖章任中法文書記，周鯁生、王世杰任英文書記。和會閉幕後，國際和平促進會仍舊存在，不過目標轉爲對華工與勤工生的輔導照顧。參閱李宗侗，「巴黎中國留學生及工人反對對德和約簽字的經過」，傳記文學，第六卷，第六期頁四一～三。

<sup>65</sup> 華工雜誌，第四十六期（一九二〇、五、二十五），頁一八。

的事實，所以不能不竭力去幫工界的忙，拯救他們。兄弟只認得潘振東（瘦石）先生他的事，我是都曉得的。然潘君以外的工人，被法國軍人無故捉去送回中國的，還不曉得有多少呢？今天特請大家各出一片誠意，切實的討論討論。」<sup>66</sup>張繼的這一席話，既客觀而又兼顧大體，盡量排除感情上的因素，不失主席不偏不倚的立場。

次由謝壽康報告華工會最近之各種運動及華工問題之根本要點。續由新近出獄之華工會評議長潘瘦石，歷述工人之苦況，及領事館僑工事務員等辦事之疏忽，並條舉事實以證明，言辭激烈沈痛，全場掌聲不絕。再由華工會副評議長馬志遠及華工代表龔續榮、田恩需演說，對於工人身受之待遇及希望，均有詳盡報告。至此，主席起立言，工人方面發言已畢，乃請公使代表及總、副領事等演說。先由岳代辦公使代表戴明輔略述公使館自來對於華工問題之意見及地位，並聲明各團體對於華工事件有所決議，彼必轉達代辦，盡力去做。廖世功領事亦述明其個人對於華工改良待遇之意見，及其職權上之困難。副領事兼僑工事務員李駿因華工代表對彼攻擊甚力，故自己說明其職位及力量上之困難，並於華工代表事實上之指責逐條答覆。

其次，又由主席請到會者自由發言，於是張競生、李書華相繼發表意見。李書華說，法國所招來的華工，向來歸法國陸軍部管理，並且歸陸軍部殖民地工人局（Service des Travailleurs Coloniaux）管理，法人待遇華工，不但完全適用軍法，並且適用對待殖民地工人特別法，此舉無異承認華工為亡國之人，而三年自政府至駐法公使、總領事、副領事兼僑工委員，從無任何表示。因此，他要求立即正式向法國提出交涉<sup>67</sup>。

經過五小時的冗長討論、解釋，最後由主席宣讀擬就之「旅法華人大會對於旅法華工問題決議案」，並徵得眾人同意，其內容如下：

(1)旅法中國公民，認中國駐法公使、駐法領事，各有直接保護華工及督責華工委員責任。茲決議要求公使領事及華工委員，分別向法國外交機關及陸軍部嚴重交涉，一面電請政府囑外交部，向法國駐華公使直開談判，要求政府顧惜中法友誼與華工的人權（嚴遵華工合同的精神），立即解除華工的軍事待遇。

(2)旅法中國公民，茲決議以公民全體名義組織代表團，直接向法國國務總理、陸軍部及國會，要求解除華工的軍事待遇，並向法國他種公私團體另同樣活動

<sup>66</sup> 華工雜誌，第四十六期，頁一八～九。

<sup>67</sup> 華工雜誌，第四十六期，頁一九～四二。

(3)旅法中國公民，茲決議由旅法華僑協社會同國際和平促進會，敦請旅法同人若干人組織臨時的團體，主持關於此次華工問題，對內對外一切事件<sup>⑧</sup>。

四月十三日，國際和平促進會依照上述決議案第三項，為研究華工請願問題，特召開旅法同人若干人商討，到會者有張繼、謝東發、李聖章、李玄伯、李書華、夏仲堅、褚民誼、戴宗孟、潘瘦石、及廖、李兩領事等人，所議決之事項如下：

(1)由正副領事同岳代理公使向法政府請願問題正式提出辦交涉。

(2)由和平促進會、華僑協社、華工會各機關聯絡一氣，向法政府各方面運動（如陸軍部、工部、國務院、上下議院各機關），務期達到完全目的而後已。

(3)在請願問題未解決以前，亦當設法減少華工的困苦，凡華工有受法軍人之虐待，可按情來函於華工會，以便轉請領事館設法保護。

(4)凡華工有正式廢棄合同者，前被勒令繳存領事館之一千法郎，從此不必再繳，因領事館為華工廢棄合同問題，經和平促進會及華工會諸職員再四要求另訂新章，嗣後凡廢合同者，只照合同賠船費六百法郎於陸軍部（廖領事並擬設法交涉或以後即此六百法郎亦要減去），至前此繳存領事館一千法郎之舊章，至四月十三日為止，以後概歸無效，再以後凡欲廢合同者，如該廠總辦不管可直向華工會來函，以便轉請領事館辦理，正副領事從此對華工當盡完全責任<sup>⑨</sup>。

四月三十一日，旅法華工會為進行工人請願及聯絡法國各界，特假巴黎中國飯店宴請法國眾議院議員穆岱及阿里野兩君，並請華僑協社、國際和平促進會、華法教育教會、巴黎通訊社諸君及旅歐週刊記者作陪，張繼、謝東發兩人亦在座。席間談論華人請願事甚詳，穆岱君並為計畫一切手續，謂中國政府若提出交涉後，法國社會黨即可在眾議院提起質問，催促其政府<sup>⑩</sup>。

五月二十六日，張繼（代表華僑協社）、李聖章（代表國際和平促進會）以旅法中國公民代表名義，偕同法國眾議院議員穆岱往見法國新總理密勒杭（Alexandre Millerand），詳述華工在陸軍部管理不良下種種苦況，要求將華工改歸工部管轄。法總理答稱，華工品類不齊，優者少，劣者多，工部不願接收，如劣者全去，則可接收。張、李兩人又極言華工現受軍事管理的痛苦，若不改歸工部，其害將伊於胡底。密勒杭稱，可由陸、工兩部另行組織一特別管理機關，管理在法一切外國工人，包括華工在內。穆岱議員謂，將來組織特別管理機關時，除政府委任之辦事人

<sup>⑧</sup> 華工雜誌，第四十六期，頁四五～六。

<sup>⑨</sup> 旅歐週刊，第廿四號（一九二〇、四、二十四），頁四。

<sup>⑩</sup> 旅歐週刊，第廿六號（一九二〇、五、八），頁三。

外，各國工人也應舉出代表數人參合進行，以期辦理更易得法，為工人謀取更多便利。法總理答稱可行。至此華工請願事告一段落。華工表面上雖未完全達到改歸工部管理的目的，但法政府已允諾另行組織機關管理，結果尚差強人意<sup>①</sup>。張繼旅法期間，除實地考察勤工儉學進行情形外，亦始終關心注意華工問題，一再參與獻計，並親自出馬，代表華僑協社，往見法總理，為華工改歸工部管轄事宜而奮鬥。

## 七、結語

自清末至民初，從革命思想的勃興到排滿、討袁，乃至護法諸役，張繼所表現的乃是一個以民族主義為依歸，不折不扣狂熱進取型的革命黨員。在思想上，張繼多接受一層無政府社會主義的洗禮，他在日本與劉師培所發起的「社會主義講習會」雖辦理得有聲有色，他本人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然基本上，張繼並非從事思想領導的角色，而毋寧是提供行政與技術層次的支援。

從無政府主義的信仰到勤工儉學的發起和倡導，張繼與李煜瀛、吳敬恆所表現的領導功能亦有所不同。李、吳所展現的是思想層次、理論建構方面的開創性貢獻，所發生的是時代性、全國性、計劃性的特殊影響。而張繼所關懷者毋寧是勤工生出國的一般禮節、做工觀念與身體強壯<sup>②</sup>等生活細節問題以及華工前途等實質問題。可見張繼是個講求實際的人，他不崇尚「高談濶論」，而比較看重「坐而言起而行」。所以，他之親至廬山共產村實驗無政府主義，他之明快處理洪誠舞弊案，他之前往法國實地考察勤工儉學，乃至挺身而出親自參與華工的請願工作，皆可視為「行」的種種有力表現。崇尚空談，徒有理論，行事必難落實，張繼與勤工儉學的關係，除了是有力的贊助支持者外，更提供一層「行」的保證，使此一劃時代的留學運動，仍能產生為國家培植人才的實質貢獻！

<sup>①</sup> 旅歐週刊，第卅號（一九二〇、六、五），頁四。

<sup>②</sup> 申報，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十版。